

【新加坡】

田流著

YIGE SHAONÜ DE ZISHU



一个少女的自述

I339.4
2
2

一个少女的自述

【新加坡】田流著

YIGE SHAONÜ DE ZISHU

037978
816130



女子学院 0054290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 罗 强

一个少女的自述 (新加坡) 田流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衢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25 插页1 字数185000 印数000001—130000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070-7/1·69

统一书号: 10317·436 定 价: 1.90 元

我的名字叫苏子嘉。许多亲朋好友以及我的师长和同学，都说这不像是个女孩子的名字，可是，我自己却非常地喜欢它。我自信在任何时刻、任何年代、任何环境里，我都不会改换我的名字，为的是我要纪念我的爸爸。他在生前每当呼唤我的名字“子嘉”的时候，是多么亲切，多么悦耳？直到现在，我偶尔听到上了年纪的长辈叫唤我的名字时，我会即刻想起我那慈祥和蔼的父亲。

我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最感到遗憾的，就是没让爸爸亲眼看到我，步上学校礼堂的大讲台上领取大学先修班文凭。那当子只有我妈端端庄庄地坐在台下的“家长席”上，目睹我双手向校长接着那一卷绑着红带子的毕业证书，她可当场激动得泪盈满眶，我注意到她曾好几次用手绢擦揩双眼。

家庭经济实在不好，我没法子继续念完大学，离开母校后急着要办的事，自然是找职业；早在最后一次学期大考的时候，同学们都在发愁着：毕业就是失业。尤其是女孩子，中学程度说起来是高不成低不就，待遇高的工作或职业可干不来，待遇差的工作或职业却又不想干。虽然职业不分贵贱，

可也得照顾一下工作的代价，赚来的工资是不是打发得了一切日常生活的开销？所以我寻找职业的基本条件，起码都能争取我跟我妈的生活费用。

没有苛刻的要求，没有享受的欲望，打从去年年尾离开学校之后，我所切望的是能够在很短的期间内，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理想职业，可是事与愿违，几个月来我经过不下十次的“Interview”（面试应征），结果不是因为工作条件不理想，就是薪水太低，弄得我在失业的歧路上徘徊了一段日子。

跟我妈认识的亲戚朋友，都说我“长得不错”。其实，俗语有云：“十八无丑女”。我今年刚好跨上了十八年龄的这一阶段，那正是一般人所说的豆蔻年华；要不是爸爸死得早，我妈才不致让生活的鞭子鞭挞得满额的皱纹，双鬓都增添了白发；我妈今年还不到四十岁，外表看来，可像个五十开外的老妈子咯。

这些年来，我妈为了我，为了我的学业，也苦够了。她一天的工作时间，是从大清早做到半夜；她夜间忙着给人洗衣服，接些“水货”来车，白天是在小坡区一家商行里打杂，做的尽是洗地板洗厕所之类的低贱工作。

曾经有一次，我跟好几位同学到一家百货公司去买东西，无意间在女厕所的门外，遇见了我的母亲，当时我为了自尊心的驱使，很细声地叫了一声：“妈！”没想到母亲却把我当作陌生人，理也不理我，提着涤洗厕所的工具，垂下了她那散发蓬松的头颅，从我们这一群女孩子身边擦过，找别个地方干她的活去。

——伟大的母爱！我心里这么想。母亲知道我当时是处

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里：身为一个高中毕业生，母亲却在做着低三下四的工作。在一些庸俗的人们心目中，我的母亲只不过是那个十分平凡的中年妇女，可是在我的心目中来说，她简直比谁都伟大！

为了不使我在大庭广众上失去了尊严，为了不使我在同学朋友之间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她认为给人家当女佣，委实下贱，没出息，可是想到她当时给我来那么个不理睬，反而使我感动而且难过得眼泪直往肚里流。没有人知道我心疼，没有人知道我难受，望着母亲的背影，我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气，仍旧闷声地叫：“妈！”

同伴们那当子察觉我那不自在的表情，频然地问我：“子嘉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？”我掩饰道：“偶然想起了一件不愉快的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！”大家逼问着。

“回去再谈吧！”我把那一双噙着泪水的眼睛，移向百货公司的一批花布上，作没有意义的投射。

那天回到家里，我还没开口，母亲就和蔼地对我说：

“子嘉，今天下午的事情……”

“不必解释了，妈，我了解，您是为了我的面子。”我的鼻尖有些发酸：“可是……妈，您又何必呢？”

母亲的头一直在摇，老想不出什么好话来安慰我。

我知道妈疼我，我知道我是妈的命根子。这些年来，我妈要不是为了我，恐怕早就消极得自寻短见也有可能。我没有兄弟，也没有姐妹，爸爸去世之后，我跟母亲就相依为命地在生活线上挣扎和奋斗。难为了母亲，她为了我的学业，我

的生活，我的一切，她也真是熬苦熬得够多了。侥幸在几年前，曾经有过一位好心肠的邻居，因为中了马票，领得了十几万元的奖金，在他们一家子搬家往新居去长住的前夕，特地赏了一千块钱给我妈，说是同情我们母女的坎坷处境，那一笔“经济上的援助”也算是一种表示相处邻居多年那象征友谊的“馈赠”。

可是我妈一口拒绝了那一笔“施舍”，她认为无功不受禄，平白无故地收下那么大笔支援，难免有贪婪非分之财的嫌疑。经过邻居一番又一番的解释之后，我妈终于在那种“却之不恭”的情况底下，提出了一项建议，那便是立下一张“欠单”，我妈在借据上签个名，表示一千块钱，是“不必推还利息的借款”，这件事总算告了一个段落。

此后，我妈一直为了这笔债款而耿耿于怀，而那一位“债主”可从也没向我妈催索。因为他声明过他曾经借钱给我妈，可没说一定要收回这笔账。我们母女俩为了这件事，当然把那“债主”视为“恩人”。事实上，当年要不是有了那么一大笔现款支撑我家的经济，我又哪能念完高中，继而离开学校出来找事做？

如果我不固执的话，一定会深信我妈在年轻时，曾经有个“算命佬”看过我妈的相貌，说她会克夫，可是她却能因为多行善事而积德，处处有贵人相助等等的往事。其实，我母亲也是一个至好至善的小妇人，凡事总愿自己吃亏，自甘忍辱，从也不跟别人结怨结冤。所以，我身为是她的女儿，也因而处处受到邻居街坊的关心和爱护。

含苞待放的少女，一般上都会以自己的青春和美丽为傲。我也不能例外，不错，就凭我自己的感觉，我知道从我刚刚离学校出来社会找事做的那段日子里，我的男同学，我的男朋友，也有好多位在追求我，可是我一直保持少女的矜持，对待他们是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。比较了解我的三位知心朋友譬如黄玉菊啦，李秀枝啦，蔡淑华啦，她们都是我的“死党”（也可说是金兰姐妹），几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彼此相处无间，嘴巴吱吱喳喳地谈个没完，大自国际风云，社会动态，小至身边琐事，生活波折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毫无拘束，毫无顾忌。有一点是她们最感兴趣盘问或提起的，那便是“我的男朋友”！因为，几个人当中，我算是“大姐”，讲资格，论岁数，有“男朋友”的应当以我为首，可是，一溜

“还早呢！”

事实上，我也的确没有男朋友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男孩子影子，给我留下什么印象，那可能是我眼前所急着要找的是一份职业，还不是一个“爱人”！

提起了“男朋友”，使我想起一段往事，这段往事，几个金兰姐妹都当作是我的“初恋”纪录，其实，那是她们自作聪明，胡思乱想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

去年圣诞前夕，我独个儿到一家百货公司去买些东西，回家时在巴士车站上，我手里的一个包裹，竟然在不察觉间

掉落在地上，那当子，有个陌生的青年男子，长着魁梧身材，国字型的脸孔，嘴角处挂着微笑：

“小姐，你的东西掉了！”他对我说。

“什么？”我向他瞪了一眼，只见他把右手一扬，提着个小包裹，很善意地：

“这是……你的东西？”

“哦，谢谢！”我把那小包裹接收过来，低声答道：

“谢谢你，这是我的。”

他还是那么微微一笑，对我点了点头，转过身子翩翩然地走开了。

我当时，心头可感到有些儿怅然若失，脑海间亮着那男子的形影，我暗自忖度：

“这个人……好面熟！”

我们没有多谈，也没有通名报姓，望着他的背影，很快地消失在人群当中，我也径自搭了车子赶回家去。

直到圣诞节的那一晚，我在跟几个金兰姐妹闲扯的时候，谈起了这件事，她们每一个都笑我“害了单思”。其实，那简直是见她们的大头鬼，我怎么会就凭这么一次邂逅，就对那个陌生青年产生非分之想呐，只不过是我觉得他很面善，花了一些时间去追忆这个青年曾经在什么地方让我见过，这倒是事实，难道这样就算是害单思不成？我就不相信我自己对恋爱态度会那么草率，轻浮，学人家来那套什么“一见钟情”之类。

然而，我的申辩总是压不住金兰姐妹们对我的讪笑和嘲弄：

“算了吧，子嘉姐姐，有了心上人，又有什么丢脸，承认了吧，你是喜欢上了那一个青年！没错！”

尽管我否认，尽管我申辩，姐妹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我的确有了“心上人”。

我问我自已，得到的答案是：岂有此理。平白无故地，我怎么会这样轻易就去爱一个，跟我只不过一面之交的陌生青年？

我没有否认自己，将来会去喜欢一个年青人，可是我不相信自己会这么随便地去“单恋”一个陌生人呀。这一天，我怀着第一颗惆怅的心，离开了金兰姐妹的住宿所在。那已经是时近黄昏，红艳艳的夕阳，捧着它那副苦瓜脸，仿佛在抱怨着老天爷，为什么不及时地滴下一阵暴雨，好让大地上的人们少咒它几句。

“热死了咯！最近的昼日为什么那么长呢？”



距离市区不过三公里外，一个让椰林和棕榈树四周环匝着的小村庄里，只见有几户人家的屋顶外，正冒着袅袅的炊烟；通过这小村庄的一条不很平坦的泥路上，浅黄色的尘土给曝晒得都想乘风飞扬起来！

这时候，我懒洋洋地踏着自己的影子，脚步荷重得像拖着两条铁链，缓慢地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外：抬头一望，大门给锁上了！

“妈还没有回家？”我心里这么狐疑，伸手从裤袋里掏出了一串锁匙，很熟悉地拣了一支，往铜锁洞里一插——

“克拉！”

铜锁给开启了！我轻轻地把门扉推开，双脚踏入屋里，就不及待地脱下了鞋靴，趿着那双陈旧的胶拖，信步走近四方桌边，倒了杯白开水，一饮而尽。我推开了窗门，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些郊野气息的空气，然后跌坐在那一张母亲常常躺着休息的藤制“懒床”上，仰望着墙头上那帧“合家欢”照片，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唉……又一天了！我的职业呢？”

三

世间所有做父母的，没有一个不疼爱自己的子女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世界上，还有一些“成人”并没有负起“为人父母”的责任，可是，我只知道我的母亲，实在是一个慈祥善良的母亲。多年来，她抚养我，教诲我，为我工作，为我吃苦，从来也没发过一句怨言，即使偶尔当我脾气暴躁

的时候，跟她顶上两句；她要是跟我一样，情绪不好时，低声骂了我，过后，她反而会挥眼泪，漫说她不忍打我，即使责骂我，她也放不出声来。因为，我从小就没有了爸爸，或许她也会知道一个自幼就失去了“父爱”的女孩子，该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吧。

我真羡慕一般朋友、同学，她们都有父亲；除了妈妈给她们呵护得无微不至之外，她们还有父亲在照顾着她们。可是我呢？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叫过任何人一声“爸爸”了！其实，我今年才十八岁。邻居们都说我妈命好，女儿长大了能出来做事了，能帮家了，事实上，我听了她（他）们的羡慕，反而感到内疚和惭愧。我真盼望我马上找到工作，让我那年迈的母亲“退休”，别再给人家洗衣，别再替人家打工，可是，她却常常期望我能够继续求学，无奈力不从心，就凭她一双手，除了要日以继夜地干活赚钱来维持家计之外，还要让她挑起供我念大学的重担子，那实实在在是谈何容易？

为了我的自动辍学，母亲跟我争执了好一段日子。那是因为我也不想让她继续为我的学业，荷负更重的生活担子，而她却认为能让我成为一个“女大学生”，对她倒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，她可没顾虑假使我继续再念大学的话，她委实不容易再撑起我们的家。虽则她曾再三地向我说明，她可以为我而增加工作时间直到午夜。我当然很感谢母亲的一片苦心 and 好意，为了我，为了我的前途，她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。很少人知道我有这么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，也很少人知道我妈妈原来是那么地“不平凡”。

该是我这年生日的头两天吧，我忽然接到了一封由ABC公司寄来的信，拆开一看，我心头不禁激起了一连串兴奋

的涟漪——那是公司邀请我去“试工”的通知书。当晚，我把这消息告诉妈妈的时候，她也为我高兴，而且还以一种慈爱的口吻教导我说：

“出来社会上做事，要忍着点心，不能太任性呵！”

“是的，妈。”我回答她时，只见她的眼眸间闪着泪光，我心里想：她一定是高兴着女儿有工作做了。

不错，有了工作，对于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。为了明天上午的试工，我在上班前夕的整个晚上都失眠。躺在枕头上，我的脑际间回萦着经理的形象、上司的态度、同事的相处、月底的薪水……一切未来的事物和遐想，正如银幕上的影像恍惚在我的眼前，使我越想越紧张，也越兴奋——好难熬过的一夜！

这是一个天气明朗的上午，我虽然在失眠之夜捱到天明，精神却相当饱满。吃过早点之后，母亲仍在我离开家门的时候，再三叮嘱我过马路要小心。

其实，从我的家门口搭巴士，不上廿分钟就抵达ABC公司。我战战兢兢地在一座十八层的大厦，乘着电梯直上十二楼，来到了ABC公司的办公室。

到那里，时间还没到九点，我望见办公室内只有两个好像是杂役的男职员。他们一见了我，扬声一句：

“Good Morning！”

“Good Morning！”我也给他们回了“早安”，低声下气地问他们道：“这儿……是不是ABC公司？”

他们都连声答是，一边还请我在一长形的大沙发上坐定了，问明我是来应征试工的之后，其中一个就很客气地给我倒上一杯热茶。

“你等一会儿；”另一个职员抬头望一望墙上的电钟，对我说道：“经理马上就到，他向来是非常准时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报予他们以一个微笑，很羞赧地坐在沙发上。

忽然，在那电钟的长短针搭正九点正的时刻，门外闪进来了一个影子，正是A B C公司的经理。

“Good Morning!”当那两个职员习惯地这么跟经理请安时，我闻声也自动地站起身来。

“你……”经理一见到了我，眼珠子往额顶上一溜，伸出右食指点着我：“你是来试工的Miss Soo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跟我进来!”经理说罢，就走进他的办事室内，我当然在他的后头跟着进入。

经理室内，地面是铺着很厚的地毯，走路经过，一点儿声音都听不见。

我虽然没敢正视经理的脸部，可是在溜眼间，我瞥见他并不像是一个“其貌甚寝”的中年人，相反地，光看他的外表，我倒是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商人。他没有抽雪茄，也没有抽烟，办公桌上，搁着一杯白开水，就凭这一点，我正在揣测他该是一个生活朴素而检点的经理。可是，我始终记住妈跟我提过的一句话：“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难知心。”我自自然会警惕自己，不要让某一些美丽的外表，掩盖了丑恶的内在。

还好，经理对我的问话，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样感到尴尬或狼狈，除了问起我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之外，他最后还是不失“商人”本色；

“苏小姐，你要求的待遇，是多少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注视着他台上的那份我的档案。——因为我见到有一份履历表上贴着我的照片。

“这个……我……没意见，因为我是初次离开学校出来工作的……。”

“好，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只有我妈。”我知道经理的意思，是想了解我的家境而后预算对我的酬薪额数。

“令尊呢？”

“他……已经过世了！”

“哦！对不起！”那经理表示同情地、关怀地：“苏小姐，你……没有兄弟？姐妹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那么……好！”经理习惯地喝了一口开水：“本公司给你的薪水，底薪是200块，外加津贴25元，你认为怎么样？”

——总共是225元，这数目对我来说，多不算多，少也不少，可是我心里暗暗高兴。

“我希望我能胜任这份工作。”我以一种非常感激的眼光，望着面前这一位谈吐是那么老练，那么稳重的经理。

“不忙，你慢慢学。”经理把那档案合上，诚意地对我说：“我知道你起初一定是没什么经验，坦白对你说，苏小姐，你的被录取，是具有三点理由：第一，你的字体写得很端正，第二，你的面试态度表现得很坦白，第三，你的家庭不太复杂，而且你还没结婚。”

“谢谢经理的提拔，我希望我将来在这儿的工作，能够

令您满意。”

“很好。”他看看他的腕表，再翻台上的日历：“今天是礼拜六，不必上班了，下星期一上午，你早上照这个时间来报到吧。”

“谢谢您。”我发觉我的心跳得很厉害：“那么……我……。”

“哦，你星期一早上来的时候，直接到外面办公室找人事组的张主任好了！”

“张主任？”我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名字。

“还有，就在我这个门外的右手边，有个空位子是剩下来给你办公用的，星期一早上你来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桌子上的三角形木块上，写着你的名字的。”

“谢谢您，经理。”我徐徐地站起身，“我……现在可



以走了吗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经理微笑道：“咱们星期一见。”

就在这当子，有人轻叩着经理室的门扉，经理放声道：“进来！”

闪入经理室内的正是张主任。经理自不免要给我和张主任介绍几句。“欢迎！欢迎！”那张主任很亲善地跟我点了点头。我端详了张主任一阵子，然后才退出了经理室。

四

万事起头难。第一天上任，公司里的同事们，向我投以好奇的眼光，也不知道是在窃笑我的举止和仪态不自然呢，还是暗中讥嘲着我没有工作经验？可是这一切我都不在乎，也不介意。还记得在中学念书时，一位老师对我说的一段话：

“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先经过幼稚的阶段。”更何况我这还是离开学校第一次上班。在工作的初期，我自然犯过不少的错误，例如，写信的时候写别字或错字，打字的时候，把复写纸倒翻地搁在第二层的白纸上，开正式收据写上成百上千的数目字时，竟然没有贴上印花等等，这一切，我都先后地经别人的指正而马上提高警惕，纠正自己无意犯上的种种过失。

公司里的人事组张主任，对我好像特别地关怀。我听说他已经超过三十五岁了，依然还是王老五。要不是我太过敏感的话，真的要怀疑他对我起了猫猫之意。